



狄更斯圣诞故事系列

*The
Cricket
on the
Hearth*

炉边蟋蟀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◎著

董 晗◎译

Illustrated by

Charles Dickens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

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

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藏

Charles Dickens

炉边蟋蟀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◎著
董 略◎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炉边蟋蟀 / (英) 查尔斯·狄更斯 (Charles Dickens) 著; 董晗译. —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6. 10
ISBN 978-7-5680-2012-1

I. ①炉… II. ①查… ②董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5657 号

炉边蟋蟀

Lubian Xishuai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
董 晗 译

策划编辑: 董 晗

责任编辑: 李 静

封面设计: 伊 宁

责任校对: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监印: 周治超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昌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3

录 排: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6.625

字 数: 8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多特和约翰 丹尼尔·麦克利斯 作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三次虫鸣

133

第二次虫鸣

61

第一次虫鸣

1

第一次虫鸣

是水壶先唱起来的！别跟我说皮瑞宾格尔太太说了什么，我更清楚是怎么回事！她可能在最后时刻写在记事本上，说自己并不能分辨是谁先开始的，但我要说是水壶先出的声！我应该是正确的，我想。因为在蟋蟀发出唧唧的鸣叫声之前，水壶已经整整响了五分钟——放在角落里那擦得锃亮的荷兰钟表的时针走过了五分钟之久。

其实在蟋蟀加入唱歌的行列前，那只钟表似乎还没有停止敲打呢——钟表上机械僵硬的小小割草人，在摩

尔式的宫殿背景前左右来回挥动着镰刀，还没割完半英亩想象出来的牧草。

大家都知道，我才不是天生武断的人，除非我确信无疑，否则就算是芝麻大的事儿，我也不会拿自己的意见来反对皮瑞宾格尔太太的观点。没有什么事儿能让我做出这样的举动。但是，这件事完全不同，它关乎事实本身。事实是：在那只蟋蟀显示出存在的痕迹前，至少是在此前五分钟，水壶就开始叫了。你若否认这一点，我倒要告诉你，其实十分钟前水壶就响了呢！

我要准确地描述一下事情开始的情形，本来在开口讲第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这么做了。可是考虑到讲故事就应该从头讲起，我只能这样开场，因为如果不从水壶开始讲起，怎么能说我是“从头讲起”的呢？

要知道，开始的时候水壶和蟋蟀之间就像是展开了一场竞赛，或者说技能比拼，这既是事情开始的缘由，也是事情发展的经过。

那天皮瑞宾格尔太太走出房间，踏进阴冷的暮色之中。她踩着木屐，咯噔咯噔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来回走动，按照欧几里得第一定理，她无数次地做着直线运动，足迹遍及整个小院。皮瑞宾格尔太太灌满了水壶，回到屋里，她脱下木屐，一下子矮了好多，因为木屐很高，而她本人身材矮小。然后，她把水壶放在了炉子上，在忙碌中，皮瑞宾格尔太太突然失去耐性，发起脾气来。因为那水冷彻骨髓，夹杂着冰雪，滑滑溜溜却极具穿透力，可以毫无障碍地渗透进任何一种物质中，连木屐带也没放过——所以，皮瑞宾格尔太太的脚趾头冻僵了，冰水还溅在了腿上。此情此景尤其不能忍受，特别是当我们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双腿感到自豪，还特意将它们配上长筒袜，由此显得十分干净整洁的时候。

更气人的是，这个水壶固执地耍着脾气，既不肯老老实实地坐在炉条上，也不愿安分守己地待在煤堆中，它醉醺醺地斜着身子，流着口水，分明是一个坐在炉子

上的白痴。同时，它吵吵嚷嚷、嗤嗤作响，对着火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，却不改其阴郁的神情。更猖狂的是，壶盖先挣脱了皮瑞宾格尔太太的手，彻底翻了个个儿，然后表现得灵巧机敏又不屈不挠，仿佛是要完成一项更伟大事业的样子。它从一侧跃入水中，直接沉到了水壶底部。“皇家乔治号”军舰船体重返水面时所做的奋勇一搏，还不及这个水壶盖一半的努力，在皮瑞宾格尔太太捞它上来之前，它一直在负隅顽抗。

即便在这个时候，水壶依旧性情乖张，它桀骜不驯地叉着腰，带着一丝嘲讽冲皮瑞宾格尔太太噘着嘴，似乎在说：“我就是不烧开，谁都不能让我烧开！”

不过此时，皮瑞宾格尔太太已心平气和，而且竟然有些开心了，她来回搓着肉嘟嘟的小手，喜笑颜开地坐在水壶前。跳跃的火焰忽明忽暗，将荷兰钟表顶上的小小割草人映照得一亮一灭，让人们误以为割草人正纹丝不动地站在摩尔式宫殿前。除了火焰，一切都是静

止的。

然而这不是事实。割草人在动，一秒钟两下，有规律地、均匀地抽搐着。但是在钟表即将敲响的时候，他要承受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极端的痛苦——布谷鸟从宫殿前那扇活动的小门露出头来，连着啼叫了六声，割草人立刻跟着哆嗦起来。布谷鸟啼鸣一声，他颤抖一次，好像听见了鬼叫，又像是有人在用金属丝牵动他的大腿。

直到这阵剧烈的喧哗平息，割草人身子下的砵码和绳索发出的噪声彻底消失，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小割草人才平静下来。他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些咯吱作响、瘦骨嶙峋的钟表轮条，一旦走动起来就让人心慌意乱、惊恐不已。我很奇怪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伙人——特别是究竟是哪些荷兰人——竟然热衷于发明这样的钟表。大家普遍认为，荷兰人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，因此，喜欢用大箱子和肥服装扮自己，而他们把钟表造得如此弱不禁风实属不该。

现在，如你所见，水壶开始享受这个夜晚了。这会儿它的嗓音变得圆润柔和，就像在唱歌，它的喉咙无法抑制地发出连续的咕噜声，还不时嗤嗤地喷着响鼻，自己沉溺于此。虽然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想这样唱出来，那时它仔细审视着自己的行为，好像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成为一名有趣的伙伴，来陪伴皮瑞宾格尔太太度过这个夜晚。有两三次它试图压抑自己欢乐的情绪，却徒劳无功，反而将忧伤阴郁和顾忌思虑统统抛到脑后，迸发出如此欢快悦耳的歌声，使气氛变得格外和谐热闹，连感情丰富的夜莺都没有想到，歌还可以这样唱。

这首歌唱得清清楚楚，让你能理解，感谢上帝，它可能要比好多我们叫得上名字的书更容易理解呢。水壶喷出热气，这团薄云愉快地袅袅上腾了几尺，然后笼罩在壁炉的一角，营造出一种亲切的有如天堂的氛围。水壶开怀放胆、高歌一曲，铁身子在炉子上摇摇晃晃、嗡嗡作响。而壶盖，就是那只近来十分叛逆的壶盖——充

当了铁壶的榜样，为它撑腰——迈开轻快的舞步，踢踢踏踏兀自跳着，又聋又哑，全然不知自己还有个可以合奏的孪生兄弟铙钹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首欢迎之歌，它对某位出门在外、踏上归途的人发出了邀请，回到这个温馨的小家吧，来到炽热的炉火前吧！皮瑞宾格尔太太完全知道这件事，她坐在炉火前沉思着。水壶此时唱道：“这是一个漆黑的晚上，枯枝败叶铺满路面。天空黑暗，夜色朦胧，地面湿滑，泥泞难行。在这阴沉昏暗的夜晚，只有一束光抚慰着人心，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光，它是那么浓烈的一抹暗红，是太阳和大风深深刻在乌云上的烙印，诉说着天气的恶劣。广袤的原野死气沉沉、漆黑一片，白霜挂在路标上，积雪堆在道路旁，水结成了冰，不能四处流动。你不能说一切本该如此，但是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……”

然后，你看，那只蟋蟀加入了歌唱，它发出巨大的

唧唧唧唧的鸣叫声，这叫声音量真是惊人，与它的身材完全不相称，特别是跟水壶的体形相比。（它身材之小，小到几乎看不到！）此时此刻，它像一杆炸药装得过量的枪，马上要爆炸开来，当场倒毙，它唧唧地叫嚷着，直到小身体爆裂成五十块碎片。这似乎是它自然的结局和难逃的宿命，它也仿佛是为了这个结局提前到来而卖命地唱着。

水壶的独唱表演进入尾声，它仍奋力坚持着，热情不减当初，但是蟋蟀已经坐上了首席小提琴的交椅，并且一直唱着主角。我的老天，那是怎样的鸣叫声啊！它华丽尖锐，回荡在整个房间，好像要刺穿夜空的闪亮的星星。夹杂在高亢音调里的，还有种难以名状的不易显露的震颤，那意味着它已经抬起大腿，即将在自己激昂热情的支配下，再次奋力跃起。这歌声十分和谐，蟋蟀和水壶配合得天衣无缝。这首歌的歌词不断重复，它俩越唱越大声，越唱越大声，相互交替着压倒对方。

那个秀美的少妇聆听着——可以说她秀美且年轻，虽然有人会将她这种身材称为矮胖墩，我却对此不以为然——她点燃了蜡烛，瞥了一眼钟表顶上的小小割草人，他正不紧不慢地收割着时间。随后少妇向窗外望去，由于昏暗一片，除了窗户上倒映出的自己的脸之外，她什么也没看到。但我的看法是（可能你的观点也跟我一样），她也许看到了很远的地方，不过没有发现什么能让人心旷神怡的景物。她踱回原地并坐在刚才的椅子上，蟋蟀和水壶在引吭高歌，它们仍旧处于极度狂热的竞争之中。水壶的弱点在此刻显露出来，它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打败的。

感受一下这场赛跑的紧张刺激吧！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！蟋蟀领先了一英里！呼哧，呼哧，呼哧，呼，呼……水壶落下了一截，样子活像个大陀螺。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！蟋蟀绕过了拐角。呼哧，呼哧，呼哧，呼，呼……水壶固执地紧随其后，没有丝毫懈怠。唧唧，唧

唧，唧唧！蟋蟀越战越勇。呼哧，呼哧，呼哧，呼，呼……水壶稳健又沉着。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！蟋蟀即将终结对手！呼哧，呼哧，呼哧，呼，呼……水壶不甘心就此败北……最后，在这场你追我赶、混乱不堪的竞赛中，它俩混成一团、不分彼此。到底是水壶唧唧叫蟋蟀呼哧喘，还是蟋蟀唧唧叫水壶呼哧喘，抑或它俩一同唧唧叫呼哧喘，都无从分辨，只有比你我都清醒的头脑才能做出决断。但是有一件事却是确信无疑的，那就是蟋蟀和水壶在这同一时刻，心照不宣、齐心协力地将自己炉火边那抚慰人心的歌声幻化进一缕烛光中。烛光映到窗外，照亮了小巷的深处。这束光打在某人身上，这会儿他正一步步从黑暗中走来，烛光下光影闪烁跳跃，已将一切都告知了它，它一个劲儿地喊着：“欢迎回家，老兄！欢迎回家，哥们儿！”

终于，大结局的时候到了，水壶彻底输掉了比赛，水烧得滚开，壶被拎下炉子，皮瑞宾格尔太太急匆匆地

奔向大门——在那里，隆隆的车轮声、嗒嗒的马蹄声和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，一条狗开心地跑进跑出，一个小婴儿奇异又神秘地出现……是的，就是这位即将进来的某位先生引起了这一阵骚动。

这个小婴儿是从哪来的，皮瑞宾格尔太太又是怎样一瞬间抱住了他，我都没看清。一个活生生的小孩就躺在皮瑞宾格尔太太的臂弯中，她看上去得意得要命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强壮的男子将她轻轻拉到炉火边，深深弯下腰来亲吻她，这个男人个头比她高不少，相比之下也年长很多。但是为了她，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，哪怕是身高六尺六寸又患有腰疼病的人，恐怕也会这样做吧。

“哦，我的天哪，约翰，”皮瑞宾格尔太太说，“这天气把你冻得不成人样儿了！”

不可否认的是，他狼狈不堪，雾气在他的睫毛上凝结成了块儿，就像融化的糖一样，站在雾气和炉火之间，他胡须上的冰开始化成水，过程中水珠呈现出彩虹

的颜色。

“嗨，你要知道，多特^①，”约翰一边解开围在脖子上的围巾，一边烤着双手，沉稳地说道，“肯定不能跟夏天比，所以，你懂的。”

“别再叫我多特了，约翰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！”皮瑞宾格尔太太噘着嘴作赌气状，却让人明显感觉到，她喜欢被叫作多特，实际上很爱这个名字。

“不是多特，那你是什么？”约翰问道，低下头对她微笑着，用他宽厚的手掌和有利的胳膊轻轻搂了她一下，动作尽可能地轻柔。“一个小不点儿和……”他瞧了一眼那个小婴儿，“一个小不点儿抱着^②……我不想说了，怕讲个冷笑话，但它还是有点好笑的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讲过更高明的笑话。”

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他差不多总是很聪明——就是

① 译者注：多特为音译，意即小不点儿。

② 译者注：a dot and carry，数学用语，玩笑话。